清史稿/卷3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八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九 列傳九十六

► 卷三百十

崔紀 喀爾吉善〈子定長孫鄂雲布〉雅爾圖 晏斯盛 瑚寶 衛哲治 蘇昌 鶴年 吳達善 崔應階 王檢 吳士功

崔紀

崔紀，初名珺，字南有，山西永濟人。年幼喪母，哀毀如成人。事父及後母孝。康熙五十七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國子監司業，以母憂歸。服闋，補故官。三遷祭酒。乾隆元年，提督順天學政。雍正間，採安徽學政李鳳翥、河南學政習俊、浙江學政王蘭生條議：每歲令諸生五人互結，無抗糧攬訟；諸生有事告州縣，當先以呈詞赴學掛號；為人作證及冒認命盜案，先革後審；諸生毆殺人及代寫詞狀，加常罪一等；已斥諸生不許出境；諸生欠糧，必全完乃收考。紀疏請罷之。又定諸生月課三次不到，詳革，紀請改一年；諸生完糧，上戶限十月，中、下戶限八月，紀請改歲底。下部議行。遷詹事，再遷倉場侍郎，署甘肅巡撫。

二年，移署陝西巡撫。疏言：「陝屬平原八百餘裡，農率待澤於天，旱則束手。惟鑿井灌田　　，實可補雨澤之缺。臣居蒲州，習見其利。陝屬延安、榆林、邠、鄜、綏德各府州，地高土厚，不能鑿井。此外西安、同州、鳳翔、漢中四府並渭南九州縣最低，渭北二十餘州縣地較高，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，皆可得水。勸諭鑿井，貧民實難勉強。懇準將地丁羨銀借給充費，分三年繳完。民力況瘁，與河泉自然水利不同。請免以水田昇科。」上諭曰：「此極應行之美舉，當徐徐化導，實力奉行，自不能視水田昇科也。」

擢吏部侍郎，仍留巡撫，尋實授。紀疏言：「陝西水利，莫如龍洞渠，上承涇水，中受諸泉。自雍正間總督岳鍾琪發帑修濬，涇陽、醴泉、三原、高陵諸縣資以灌溉。惟未定歲修法，涇漲入渠，泥沙淀閼，泉泛出渠，石罅滲漏。擬於龍洞高築石堤，以納眾泉，不使入涇。水磨橋、大王橋諸泉亦築壩其旁，收入渠內。並額定水工，司啟閉。」均從之。陝西民憚興作，言紀煩擾。上令詳勘地勢，俯順輿情。三年，命與湖北巡撫張楷互調，時報新開井七萬餘，上令楷察勘。楷言民間食其利者三萬二千餘，遇旱，井效乃見。民益私鑿井，歲歲增廣矣。

紀至湖北，自陳不職，部議降調。上諭曰：「紀在陝西鑿井灌田，料理未善，致反貽民累。惟其本意為民，命從寬留任。」五年。總督德沛劾紀以公使錢畀護糧道崔乃鏞，上又聞紀以淮鹽到遲，令民間暫食私鹽，諭紀自列，紀疏辨，下部議，降調。六年，再授祭酒。九年，督江蘇學政。以父憂歸。十四年，起授山東布政使。以東省貧民借官穀累百萬石，請視部定價石六錢，收折色，紓民力。十五年，命以副都御史銜再督江蘇學政，力疾按試。旋卒。

紀潛心理學，上亦聞之，再任祭酒，召見，命作太極圖說。歷官所至，以教養為先。遇事有不可，輒艴然曰：「士君子當引君當道，奈何若是？」

喀爾吉善

喀爾吉善，字澹園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先世居瓦爾喀，有赫臣者，當太祖創業時來歸，授牛錄額真。使葉赫，葉赫部長金台石使人戕之。太祖滅葉赫，令其子克宜福手刃其仇以祭。克宜福從軍有功，世職至三等阿達哈哈番。克宜福子喀齊蘭，官至正黃旗副都統；孫凱里布　　，官至吏部尚書：皆襲世職。

喀爾吉善降襲拜他喇布勒哈番，授上駟院員外郎。歷工部郎中，兼襲世管佐領。雍正六年，命偕通政使留保如廣東按署巡撫阿克敦等被劾狀。八年，擢兵部額外侍郎。九年，授侍郎。十三年，以驗馬不實奪官，令往盛京收糧。乾隆元年，起廢籍，命管　　圓明園八旗兵丁。復往盛京收糧，奏禁八旗台站官兵與朝鮮貿易。上諭曰：「官兵不暇貿易，亦不諳貿易。當令商民與互市，務均平交易，毋抑價，毋強索。」三年，擢內閣學士。遷戶部侍郎，協理步軍統領刑名事務。調吏部，四年，命兼管三庫。

五年，授山西巡撫。上聞山西布政使薩哈諒、學政哈爾欽皆貪婪，詢喀爾吉善。喀爾吉

善疏劾，命侍郎楊嗣璟會鞫，論如律。上以喀爾吉善不即劾，下部議，奪官，命寬之。又劾河東鹽政白起圖貪婪，白起圖疏辨，命副都統塞楞額往鞫，論如律。七年，調安徽。

八年，復調山東。疏言：「山東歲饑，民多流亡，而鄰省貧民亦有轉入山東覓食者，請飭官吏勸各回故土以待治賑。」上諭曰：「所見甚得體。各省督撫當於平居無事時委曲開導，使知敦本務實，力田逢年；若輕棄其鄉，本業既荒，無所依倚。即國家收養資送，亦不得已之舉，非可恃為長策也。」又以濟南、武定、東昌三府遇旱，濟南、東昌府倉存穀緩急可相通；武定無倉，請撥登、萊二府倉穀以濟民食。九年，疏言：「方春糧價踴貴，貧民艱食，請酌量減糶。」又言：「山東兵米，本折兼支，春季價昂支折色，秋季價減支本色，請春秋二季本折更換。」又請修德州、海豐、惠民、樂陵城工以代賑。復以濟南、武定諸屬縣麥復不登，令於曹、沂諸府豐收之區採買接濟。上皆允之。直隸藁城知縣高嵣請開臨淄、即墨、平陰、泰安、沂、費、滕、嶧諸縣銀、銅、鉛、鐵各礦，事下喀爾吉善勘奏，奏言：「東省拱衛神京，地跨四府八縣，形勢聯屬。礦洞久經封禁，未便開採。利之所在，眾必共趨。恐濟、武災區，沂、曹盜藪，別生事端，應仍封禁。」上亦如其請。

十一年，遷閩浙總督。台灣生番為亂，遣兵討之。奏言：「台灣流民日多，匪類肆竊，甚或恣行不法，民間謂為闖棍。請令竊案再犯及闖棍治罪後，並逐回內地。」又請在台人民迎取眷屬，限一年給照過台。浙江處州總兵苗國琮請於官山種樹，儲戰船桅木之用，下喀爾吉善勘奏。奏言：「令有司種樹，須先糜帑，且必百十年後始中繩墨，日久稽察非易。不若許民自種，在官不費經營，而巨材可獲實用。」從之。疏劾浙江巡撫常安貪婪，命大學士訥親往鞫得實，論如律。詔嘉其公直，加太子少保。疏言：「寧海東湖舊與海通，宋後失修，飭府縣察形勢土性，導士民輸資築堤，撥為世業，定限昇科。」上諭曰：「勸課農桑，興修水利，務本之圖也。欣悅覽之！」十五年，加兵部尚書銜。

十六年，上南巡，蠲江南積逋二百餘萬，浙省無逋賦，亦特蠲本年正賦三十萬，制詩褒之。十七年，以年老乞休，溫詔慰留。疏言：「閩省產米少，本歲豐稔，宜為儲備。請現存倉穀不及半者，令購足數；已及半而本地穀賤，亦以原存糶價買補。」上是之。漳州民蔡榮祖謀亂，事泄，捕獲，寘之法，予議敘。十九年，加太子太保。上以八旗生齒日繁，許在京漢軍改入民籍，推行於各省。喀爾吉善與福州將軍新柱疏言：「漢軍原為民，無問世族、閒散，許入民籍。如別無生計，坐補綠營糧缺。所遺馬、步甲，以滿洲兵坐補。」二十二年秋，病瘍，遣醫偕其子定敏馳視，賜人蔘。未幾，卒，賜祭葬，謚莊恪。

子 定長

定長，喀爾吉善子。初授內閣中書，遷侍讀。擢江南徐州知府。四遷至巡撫，歷安徽、廣西、山西、貴州諸省。乾隆十八年，湖廣總督永常奏請於鄰省會哨，定長奏：「貴州與鄰省聯界，苗、夷環處。遽行會哨，苗性多猜，或滋事變。請停止。 」從之。二十年，題請原任黔西知州黃秉忠入祀名宦，上以秉忠為總督廷桂父，瞻徇市恩，降旨嚴斥。二十二年，上南巡，請入覲，命便道省喀爾吉善，賜詩褒寵。尋命與尚書劉統勳按雲貴總督恆文貪婪狀，即命署雲貴總督。調山西巡撫，未之任，丁父憂。旋授副都統銜，往西路軍營督屯田事。補兵部侍郎，授福建巡撫，遷湖廣總督。三十三年，卒，諭部議卹。尋署總督高晉劾荊州副都統石亮衰庸，上責定長徇庇，罷卹典。

孫 鄂雲布

鄂雲布，喀爾吉善孫。初授筆帖式。三遷工科給事中。嘉慶元年，授陝西漢中知府。上以鄂雲布喀爾吉善孫，家風具在，即擢甘肅西寧道。再遷江蘇布政使，護安徽巡撫。旋以秋審諸案原擬緩決，刑部多改情實，責鄂雲布寬縱，下吏部議降調，命留任。尋遷貴州巡撫，年老召還，鄂雲布聞命即行。上聞之，不懌，下吏部議，奪官，授筆帖式，賞藍翎侍衛，充葉爾羌辦事大臣。旋卒。

雅爾圖

雅爾圖，蒙古鑲黃旗人。雍正四年，自筆帖式入貲授主事，分工部。再遷郎中。十三年，授鑲藍旗滿洲副都統。乾隆元年，疏言：「京員無養廉，請將戶部餘平銀給部院辦事官。八旗參佐等員視步軍營例，予空糧。」如所議。師徵準噶爾，授參贊大臣。三年，命暫管定邊副將軍印。四年，召授左副都御史，遷兵部侍郎。

河南新鄉民及伊陽教匪為亂，命往按治，就授河南巡撫。疏言：「河南多盜，不逞之民陰為之主，俗謂'窩家'。保甲、甲長等畏窩家甚於官法。大河以南，深山邃谷。民以防鳥獸為名，皆有刀械。惑於邪教，懷私角斗，何所不為。如梁朝鳳、梁週、張位等輩，黨類甚多，愚民易遭煽惑。與其發覺後儘置諸法，何如於未發覺前設法銷散。文武會遣兵役搜查，仍令自首免罪。」又言：「各省提鎮以下官皆有伴擋兵丁及各色工匠，一營有數名虛糧，即少數名額兵。請照官級核定數目，不得虛佔兵額。」俱下部議行。

五年，奏報捕得女教匪首一枝花，命議敘。尋諭河南止設河北、南陽二鎮，與巡撫不相統屬，視山西例兼提督銜。疏陳整飭營務：足兵額，勤差操，明賞罰，練技藝，整軍械，重兵食，驗馬匹，謹守望，嚴約束；並請以州縣民壯之半交駐防汛弁操練；並戒兵民和衷，不得偏袒，平時試習騎射，期於嫻熟：俱如所請行。三月，疏言：「河南上年霪雨，省城多積水。臣令淺處濬深，窄處開寬。為合城受水之區通溝建閘，時其蓄洩。養魚植木，以利民用。」又言：「河南上年被水，奉命濬省城乾河涯及淮、潁、汝、蔡各水。目前二麥成熟，農務正殷，餘請概停開浚。」上從之。又奏言：「現獲盜百餘，多系鄰省人，臣迭飭員弁分路訪緝。出省捕盜，例須赴地方官掛號，盜聞而潛逃，請得迳行往捕。」上命勉為之。

六年，又奏言：「河南界連五省，西南伏牛、嵩山、桐柏等山，支干交錯，地多林木，易於藏盜。請每歲秋冬，與聯界各省文武訂期巡察。」上命如所請行。七年，奏言開、歸等處積水，無妨田畝，上責其掩飾。尋又奏：「河南地平土鬆，水利誠不如東南之通達。開、歸等處地當下游，夏秋大雨，澗水匯注。積水未消，多系鄰近黃河州縣。歷來豁免錢糧，於民生並無妨礙。且土性咸鹵，難以種植。未便一律疏泄，以損田廬。」上諭曰：「實難宣洩，朕不怪汝。若避而為飾辭則不可。」八年，自陳「戇直致被人言。」上諭曰：「汝必欲以豐年為政效，水旱漠不關心。此奏殊屬客氣。」命來京，改授鑲藍旗滿洲副都統。授刑部侍郎，調吏部。

十二年，命往山西按治安邑、万泉民亂，中途稱病，上責其逗遛，命解任。尋起授內閣侍讀學士，复擢兵部侍郎。十三年，調倉場侍郎，兼正紅旗滿洲副都統。迭署戶部侍郎、步軍統領。十八年，因疾解任。三十二年，卒。

晏斯盛

晏斯盛，字虞際，江西新喻人。康熙五十九年，舉鄉試第一。六十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。雍正元年，授檢討。五年，考選山西道御史。鑲紅旗巡役，以斯盛從騎驚突，拘辱之。斯盛以聞，命治罪。疏言：「各州縣立社倉，原以通濟豐歉。貧民借穀，石收息十升。如遇歉，當不取其息。」從之。九年，督貴州學政。遷鴻臚寺少卿。乾隆元年，擢安徽布政使。奏言：「各省水旱災，督撫題報，應即遴員發倉穀治賑，仍於四十五日限內題明應否加賑。其當免錢糧，將丁銀統入地糧覈算，限兩月題報。或分年帶徵，或按分蠲免，請旨遵行。」三年，疏言：「安徽被災州縣，倉儲不敷賑糶，請留未被災州縣

漕米備賑。」四年，奏言：「江北向多遊食之人，每遇歉歲，輕去其鄉。惟寓賑於工，人必爭趨。鳳陽、潁州以睢水為經，廬州以巢湖為緯，六安、滁、泗舊有堤堰，請援淮、揚水利例，動帑修濬。」皆從之。

七年，擢山東巡撫。山東有老瓜賊，巡撫硃定元令汛兵巡大道。斯盛疏言：「賊情狡獪，大道巡嚴，必潛移僻路；或假僧道技流，伏匿村落。應令州縣督佐雜分地巡察。」又奏：「邪教惑民，莫如創立教會，陽修善事。此倡彼和，日傳日廣，大為風教之害。盡法深求，株連蔓延，恐生事端。請將創教授徒為首者如法捕治，被誘者薄懲，出首者免究。」上從其請。尋以萊州被水，請暫禁米出海。上諭曰：「此不過屬吏為一郡一邑之說，汝等封疆大吏，不可存遏糴之心。若無米可販，百姓自不運，何待汝等禁乎？」又言兗、沂等府州被水，而江南饑民復至，疏請無災州縣留養限五百人，有災州縣限二三百人，上命實力料理。八年，調湖北巡撫。九年，遷戶部侍郎，仍留任。

斯盛究心民事，屢陳救濟民食諸疏　　，以社倉保甲相為經緯，因言：「周禮族師、遂人之法，稽其實則井田為之經。蓋就相生相養之地，而行政教法令於其中。是以習其事而不覺，久於其道而不變。週衰，管子作軌裡連鄉，小治而未大效。秦、漢、隋、唐，龐雜無紀。宋熙寧中，編閭里之戶為保甲，事本近古，然亦第相保相受，而未得其相生相養之經。臣前奏推廣社倉之法，請按堡設倉，使人有所恃，安土重遷，保甲聯比，相為經緯。顧欲各堡一倉，倉積穀三千，一時既有難行；而入穀之數，則變通於額賦之中，別分本折，稍覺紛更。雖然，社倉保甲，原有相通之理，亦有兼及之勢。求備誠難，試行或易。加意倉儲，既慮貴糴妨民，停止採買，又慮積貯無資。詳加酌劑，擬請停戶部捐銀之例，令各省捐監於本地交納本色，以本地之穀實本地之倉，備本地之用。不採買而倉儲自充，誠為兼濟之道。竊謂常平之積便於城，未甚便於鄉。城積多，則責之也專，而無能之吏或以為累；鄉積多，則守之者眾，而當社之民可以分勞。且社倉未有實際，以倉費無所出也。名有社倉，而倉不在社，社實無倉，往往然矣。今捐穀多在於鄉，而例又議有倉費。擬請將此項捐納移入社倉，捐多則倉亦多。取鄉保穀數而約舉之，大州縣八十堡，四堡一倉，倉一千二百五十石，總二萬五千石，中小州縣，以此類推。儲蓄之方，莫便於此。方今治平日久，一甲中不少良善，四堡之倉，輪推甲長遞管，互相稽覈，年清年款。則社長累弊自除，而官考其成，隱然有上下相維之勢矣。」奏入，上嘉納之。

十年，進喜雨詩四章，用其韻賜答。京師錢貴，上令廷臣議平市值，下各督撫仿行。斯盛疏請視京師例，禁民間銅鋪毀錢；又令州縣每歲秋以平糴錢市穀。時設局令商民以銀

平易，又疏請捕私錢，並禁民私剪錢緣，兼限民間用銀二三兩以上、糶米二三石以上，皆不得以錢準銀，下廷臣議行。尋以母老請終養回籍。十七年，卒。

斯盛著楚蒙山房易經解，唐鑑稱其「不廢像數而無技術曲說，不廢義理而無心性空談，在近日易家猶為篤實近理」雲。

瑚寶

瑚寶，伊爾庫勒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雍正五年武進士，授三等侍衛。補陝西永興堡守備。八年，準噶爾二萬餘犯科甚圖卡倫，從總兵樊廷進剿，遇於尖山，獲駝九十。又進敗之於北山，又遇於烏素達阪，擊之退。翌日，分七隊迎戰，瑚寶督兵奮擊，自辰至申，至科甚圖，殪敵無算。敵圍峨崙磯，瑚寶赴援，乘夜來襲，領先鋒轉戰雪中七晝夜，奪波羅磚並白墩、紅山、鏡兒泉諸地，得其渠六，敵潰遁。九年，準噶爾复犯吐魯番，瑚寶從廷進剿，以勞賜白金三百。累遷肅州鎮右營游擊。

高宗即位，复累遷山西大同總兵，賜孔雀翎。乾隆十二年，遷固原提督。上諭之曰：「固原兵驕縱，犯上不法。瑚寶當加意整飭，使兵知畏法，漸次轉移。」又諭之曰：「固原城內外兵多民少，回民過半，私立掌教等名。應時時體訪，期杜釁端。回人充標兵，應留意分別：豪悍者懲黜，怯弱者淘汰，使營伍肅清。」旋疏請營兵具互結，以弓箭、鳥槍、技藝三項輪操；冬季借支春餉，次年四季扣除。下部議行。師徵金川，調固原步兵二千。瑚寶請馱載軍裝，以二騾代三馬，可省費三分一，從之。

十三年，署甘肅巡撫，兼辦總督。奏言：「陝西歉收，師行採買草料為難。將甘肅倉貯豆石撥用，俟兵過照買還倉。」上以通融協濟，有益軍需，溫諭嘉勉。召授兵部尚書。尋署陝甘總督，調湖廣。又改授漕運總督。坐失察盧魯生偽造奏稿事，奪官，仍留任。尋卒，謚恭恪。

衛哲治

衛哲治，字我愚，河南濟源人。雍正七年，以拔貢生廷試優等，發江南委用。初署贛榆知縣，調鹽城。值蝗災，設六條拊循：優禮德望，饋餉高年，旌獎孝義，經理煢獨，譏警遊惰，約束過犯。縣北有司河，匯上游七縣水入海。夏旱水弱，海潮至，咸苦不可食，甚乃浸溢民田；秋水盛，又患河寬流緩，入海不速。哲治建閘立斗門，蓄洩有備。斥鹵

化膏腴，歲有涸出地，給無業民承耕。田沉沒而糧未除者，悉請豁免。循海築土墩九十餘，潮大，漁者得就墩逃溺，號「救命墩」。乾隆二年，補長洲，兼攝吳縣。請豁坍荒逋賦十餘萬。八年，遷海州知州。歲歉治賑，全活二十萬人，流民有自山東就食者。擢淮安知府。十年，河決陳家堡，漂溺男女、田廬無算。哲治遣小舟載餅餌救之，躬涉風濤，往來存問。山東复災，流民南下。哲治捐俸，益以勸募，葺草屋，自清江浦屬魚溝以北，銜接二百餘裡，所在給粥糜、衣、藥。十三年，山東又災，兩江總督尹繼善令哲治運賑米至台莊。上聞哲治善治賑，調山東登萊青道。居數月，擢布政使。

十四年，授安徽巡撫。奏言：「歙縣馬田地在休寧，請折徵充餉。」又言：「廣德催糧，每圖有單頭，數圖有經催。前巡撫潘思榘改行順莊，轉有未便，請得仍舊。」皆下部議行。旋召詣京師。十五年，令回任，上諭之曰：「汝不滿朕意。以一時無人，故仍留汝。宜奮勉改過。」調廣西。入覲，哲治具言親老不便迎養，命仍留安徽。尋丁憂。十八年，服闋，署兵部侍郎，暫管戶部事。复授安徽巡撫。疏建歙縣惠濟倉。再調廣西。二十年，內擢工部尚書。因病乞回籍。二十一年，卒。

蘇昌

蘇昌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正藍旗人，滿丕孫。康熙五十九年，自監生考取內閣中書，遷侍讀。考選浙江道御史。乾隆元年，命巡察吉林。奏言：「船廠、寧古塔、三姓、白都訥、阿爾楚喀等處滿官不知律例，訟案稽延累民，請自京師遣官往理。」三年，轉禮科給事中。屢擢至奉天府尹。十一年，奉天被水，蘇昌請設廠四鄉，增辦賑官吏公費；又請禁止遊民往來奉天等處。

十四年，擢廣東巡撫。十六年，署兩廣總督。廣西巡撫舒輅請於思陵土州沿邊種笁竹，杜私越；土目因以侵夷地致釁。蘇昌奏：「鎮安、太平、南寧等沿邊二千餘裡，無論種竹難遍。料理稍疏，事端轉啟，請更正。」上責舒輅輕率，寢其事。蘇昌奏：「瓊州海外瘴區，貧民生計艱難，有可墾荒地二百五十餘頃，請招民開墾，免其昇科。」從之。召來京。十九年，授吏部侍郎。

二十四年，署工部尚書，授湖廣總督。在籍御史孫紹基稱與按察使沈作朋舊為同官，因以取賄。蘇昌劾奏抵罪，並請定回籍之員與有司交結處分。蘇昌劾湖北巡撫週琬乖張掩飾，上調蘇昌兩廣，命繼任總督愛必達察琬。愛必達發琬匿災徇劣吏狀，奪官，戍巴里坤。蘇昌至廣東，又劾碣石總兵王陳榮貪黷，奪官，論如律。加蘇昌太子太保。二十九

年，奏言：「廣東產米不敷民食，宜多貯社穀，以補常平不足。請嗣後息穀統存州縣備賑，免其變價。」從之。

調閩浙總督。在兩廣薦鹽運使王概，概以贓敗，下吏議。御史羅暹春因劾蘇昌瞻徇糊塗，不堪節制海疆。上曰：「蘇昌不能辭失察之咎。節制海疆，乃朕所簡用，非御史所宜言。」蘇昌別疏劾知縣劉紹汜，下刑部。上以暹春與紹汜同為江西人，疑暹春劾蘇昌為紹汜地，詰責暹春，改主事；命蘇昌留任。三十年，台灣淡水生番為亂，焚鱟殼莊，民死者五十餘。蘇昌檄按察使余文儀會台灣總兵督兵討平之。三十三年，入覲。卒，謚恪勤。子富綱，官雲貴總督。

蘇昌在兩廣，有巨室橫斃人母，誣其子，獄久具，勾決本已下。蘇昌疑其冤，親鞫之，得實，疏自劾，上獎諭之，寘知縣於法，時論稱焉。

鶴年

鶴年，字芝仙，伊爾根覺羅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父春山，康熙五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官至盛京兵部侍郎。

鶴年，乾隆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，兼公中佐領。三遷內閣學士。十五年，擢倉場侍郎。以京師米貴，疏請京、通俸餉米先半月支放。十八年，劾坐糧廳郎中綽克托剛愎自用，遲延徇縱，綽克托坐奪官。又奏：「通州南倉建自明天順間，後併入中倉。雍正間，復分為二，與西倉分貯漕白米。臣見中西倉足敷收貯，請裁南倉歸併中西倉。」從之。

十九年，授廣東巡撫。奏陳平米價，嚴保甲，緝竊盜案，禁私鑄、私雕諸事。上諭曰：「諸凡行之以實，持之以久。勉之！」尋复疏請以化州石城官租穀碾給海安營兵米。又奏海陽蔡家園土堤改築灰牆，出俸倡修。二十一年，奏言：「番禺、花、陽春諸縣徵收兵米，有所謂廚房米、官眷米，相傳起於明代藩府。後為旗營武職俸米，凡萬二千餘石，必細長潔白，產少價昂，甚為民累，應請禁革。」上嘉之。

調山東巡撫。奏言濟寧、魚台、金鄉、滕、嶧諸州縣積水為災，上命加意賑恤。二十二年，上南巡，迎蹕。奏言：「海豐地處海濱，東北鄉尤低下，易罹水患。積年逋賦請豁免，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舊欠並改用下則。」復奏濟寧等五州縣積水尚未盡涸。上以江

南宿虹、靈壁，河南永城、夏邑，皆有積水，命侍郎裘曰修會諸督撫籌度疏消。

七月，擢兩廣總督。奏：「東省水患頻仍，正與裘曰修商度，擬濬伊家河，洩微山湖水。河自韓莊迤西至江南梁旺城入運河，計程七十里，需銀十三四萬，一切正須經理。又與河臣張師載商濬運河，並及建堤。事不容已，懇留任督辦。」上諭曰：「覽奏，具見良心。然朕以無人，不得不用汝。汝仍遵前命。」

十月，復命以總督銜管山東巡撫事，綜理工程。奏言：「濬運河必先濬伊家河以洩積水，使久淹地畝漸次涸出，然後履勘估修，庶工實費省。請俟春暖鳩工，不致有誤新運。」又偕師載疏言：「運河淤墊日甚，尋常修濬，非經久之策。應自濟寧石佛閘起北至臨清閘，逐一探底，以深八尺為度，俾河身一體平坦。」上韙其言。十二月，伊家河工竟。又奏言：「運河淤淺處分段築壩，測量纖路，多民居。草土屋原售，給價拆除；瓦屋不原售，量將纖路加寬。被水民田速為疏消，俾為種麥；應修橋樑，察有解江餘石應用，不使估報買採。」上以「實心經理，不負任使」嘉之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銜，祀賢良祠，賜祭葬，謚文勤。子桂林，自有傳。

吳達善

吳達善，字雨民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，陝西駐防。乾隆元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累擢至工部侍郎、鑲紅旗滿洲副都統。二十年，授甘肅巡撫。赴巴里坤督理軍需，以勞賜孔雀翎。二十二年，疏言：「軍糧自肅州運哈密至軍，石需費十二、三兩。凱旋官兵糶口糧製衣履，請改二成本色，八成折價。既得隨時支用，亦可稍省運費。」從之。加太子少保。

二十四年，代黃廷桂為陝甘總督，尋復以命楊應琚，改總督銜管巡撫事。奏言：「寧夏橫城堡河漲城圮。相度水勢，分別添築草壩，俾大溜北注，化險為平。」旋以總督銜調河南巡撫。奏改延津、封丘、胙城、滎澤、盧氏、靈寶諸縣營製，議行。

授雲貴總督。二十七年，奏言：「雲南、貴州各鎮協營每兵千設藤牌兵百，少不適用。請以七成改習鳥槍，三成改習弓箭。」從之。尋兼署雲南巡撫。二十九年，奏改都勻、銅仁二協營製。調湖廣總督，兼署湖北巡撫。巴陵民熊正朝偽稱縣人巡撫方顯子，居省城與紳士交結，乘間盜竊，捕得寘諸法。

三十一年，調陝甘總督，奏言：「木壘地廣土沃。請將招集戶民編里分甲，裡選里長，百戶選渠長，鄉約保正。訟獄，守備審理；命盜案，守備驗訊。巴里坤同知審解。」從之。三十三年，復調湖廣總督，兼署荊州將軍。命赴貴州，偕內閣學士富察善、侍郎錢維城按巡撫良卿、按察使高積營私骫法，論如律。三十五年，兼署湖南巡撫。

三十六年，復調陝甘總督，值土爾扈特部內附，上命分賚羊及皮衣。吳達善料理週妥，上嘉其能。以病乞解任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，祀賢良祠，賜祭葬，謚勤毅。

崔應階

崔應階，字吉升，湖北江夏人。父相國，官浙江處州鎮總兵。應階，廕生。初授順天府通判，遷西路同知。雍正中，擢山西汾州知府。乾隆十五年，授河南驛鹽道。擢安徽按察使。丁母憂，服闋，補貴州按察使。二十一年，擢湖南布政使，署巡撫。總督碩色劾應階子甘肅東樂知縣琇附驛寄家書，應階不檢舉，上特命降調。二十二年，補江南常鎮揚道。再遷山東布政使。

二十八年，遷貴州巡撫，調山東。疏請濬荊山橋舊河，洩積水。二十九年，疏言：「武城運河東岸牛蹄窩、祝官屯，西岸蔡河陂水匯注，俱為堤隔，浸灌民田，請各建閘啟閉。」均如所議。三十一年，疏言：「各州縣民壯有名無實，飭屬汰老弱，選精壯，改習鳥槍，與營伍無二。不增糧餉，省得精壯三千三百餘名。」得旨嘉獎。三十二年，疏言：「武定濱海，屢有水患：一在徒駭尾閭不暢，一在鉤盤淤塞未開。徒駭上游寬百餘丈，至霑化入海處僅十餘丈，紆回曲折，歸海遲延。徒駭舊有漫口，徑二十五里，寬至四五十丈，水漲賴以宣洩。若就此開濬，庶歸海得以迅速。又有八方泊為眾水所匯，伏秋霖雨，下游阻滯，淹及民田。泊東北為古鉤盤河，經一百三十餘裡，久成湮廢。若就此開濬，引水入海，則上游不致停蓄，積水亦可順流而下。」皆如所請。

調福建，三十三年，擢閩浙總督，加太子太保。三十四年，劾興泉永道蔡琛貪鄙，論如律。調漕運總督，奏糧道專司漕務，無地方之責，令親押赴淮，不得轉委丞倅。召授刑部尚書，調左都御史。四十五年，以原品休致。尋卒。

王檢

王檢，字思及，山東福山人。父趯，官太常寺卿。檢，雍正十一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乾

隆元年，授編修。大考四等，休致。十三年，上幸闕里，召試，复授編修。十四年，授直隸河間知府，遷甘肅涼莊道。以官河間有政聲，即調直隸霸昌道。累擢安徽按察使。奏：「外任官員眷屬外，定例州縣家人二十名，府道以上遞加十名，違者降級。定額本寬，近則州縣一署幾至百人，毋論招搖滋弊，即養廉亦不足供，請申明定例，違數詳參。」又奏：「皖城濱臨大江，歲多劫案，請加重沿江乘危搶奪舊例，邊海有犯視此。」均得旨允行。調直隸，又調山西。二十八年，遷廣西布政使，調甘肅。奏：「各省大計舉劾，例由藩司主稿。請嗣後藩司新任，得援督撫例展限三月，以重考核。」

二十九年，擢湖北巡撫，署湖廣總督。以前巡撫愛必達請於沔陽新堤設文泉縣治，地處低窪，城倉庫獄俱未興工，且於民情未便，奏請裁撤，移沔陽州同駐新堤，下部議行。

調廣東巡撫。秋審，刑部進湖廣招冊，檢所定擬，多自緩決改情實，或改可矜。上覈刑部九卿所改皆允，諭檢「秋讞大典，宜詳慎持平，失出失入，厥過維均」，傳旨申飭。三十一年，奏：「凡盜出洋肆劫，夥黨、器械，招買皆自內地。如果保甲嚴查，豈能藏匿？請嗣後洋盜案發，詢明由某地出口，將專管及兼轄、統轄各員，照保甲不實力例議處。」從之。廣東有名竹洲艇者，其制上寬下銳，行駛極速。海盜用以行劫，追捕為難。檢令凡船皆改平底。瓊州地懸海外，黎人那隆等劫商骫法，為諸盜最。檢親督剿捕，決遣如律。又以民多聚族而居，置祭田名曰「嘗租」，租穀饒裕，每用以糾眾械鬥。奏請「嘗租自百畝以上者，留供每年祭祀，餘田歸本人。其以租利所置，按支均派，俾貧民有田以資生，兇徒無財以滋事」。上諭曰：「所奏意在懲兇息訟，惟恐有司奉行不善，族戶賢否不齊，難免侵漁攘奪。嗣後因恃祠產豐厚，糾眾械鬥，按律懲治。即以祠田如檢所請分給族人，俾兇徒知所警懼，而守分善良仍得保其世業。」三十二年，因病請假，有詔慰問。旋卒。

子啟緒，自編修官河南開歸陳許道；燕緒，自編修官侍講；孫慶長，內閣中書，官福建按察使。

吳士功

吳士功，字惟亮，河南光州人。雍正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吏部主事。累遷郎中，考選御史。奏言：「部院大臣簡用督撫，調所屬司員以道府題補，恐滋偏聽、交結諸弊，請照雍正舊例停止。」從之。御史仲永檀言密奏留中，近多洩漏。敕王大臣詰問，舉士功劾尚書史貽直疏以對。上出士功疏，戒以不悛改，當重譴。乾隆七年，授山東濟東泰

武道，丁憂，服闋，調直隸大名道。改山東兗沂曹道，屬縣飢，上南巡，迎駕，召對，以聞。為截留糧米六十萬石賑之，命士功董其事。旱蝗為災，督吏捕治，晝夜巡閱，未及旬，蝗盡。調湖南糧道，巡撫阿克敦疏留，調山東糧道。再遷湖北按察使。二十二年，護巡撫。河南飢，敕湖北發毗連州縣倉米運河南，即留本年應運漕糧歸倉。士功奏湖北地卑濕，米難久貯，請以一米改收二穀還倉，報聞。

遷陝西布政使，護巡撫。疏言：「宜君、榆林、葭州、懷遠、府谷、神木、靖邊、寧遠諸州縣先旱後潦。撥寧夏米麥五萬石分賑懷遠、靖邊諸縣，中阻黃河，河冰即難挽運，臣飭先期速運；撥綏德等四州縣米二萬石協濟榆林、葭州，山路崎嶇，臣飭添僱騾駝速運，俾民早霑實惠。」諭令竭力妥為之。調直隸，奏請：「撫籓離任，將庫項有無虧空奏明。新任撫籓亦於交代限內另摺奏聞，仍照例出結保題，以除挪借積弊。」上以所奏簡而易行，命著為例。二十三年，復調陝西，護巡撫。疏言：「延安府兵米，各縣運府倉。弁兵赴府支領，路遠費倍，耗損過半。請甘泉、宜川、延川、延長四縣本縣徵收支給。」又奏：「隴州汧陽縣跬步皆山，歲徵屯豆，請改折色解司充餉。」俱從之。

擢福建巡撫。二十四年，奏請捕私鑄，按錢數多寡治罪。又奏獲南洲盜八十餘人，與總督楊廷璋疏請改定南洲塘汛。又奏：「福建九府二州，常平缺額穀三十一萬石有奇；台灣積年平糶未買穀十五萬石有奇：皆令補足。浙西歉收，請撥台灣穀十萬石聽浙商販運。風汛不便，先發內地沿海府縣倉穀撥給，俟台灣穀運到還倉。一轉移間，無妨於閩，有益於浙。」上嘉之。二十五年，奏：「寄居台灣皆閩、粵濱海之民，乾隆十二年復禁止移眷，民多冒險偷渡，內外人民皆朝廷赤子。向之在台灣為匪者，均隻身無賴。若既報墾立業，必顧惜身家，各思保聚。有的屬在內地者，請許報官給照，遷徙完聚。」又條奏稽查濱海漁船，令取船主、澳甲保結；出口逾期不還，責成澳甲、船主查報；稽察攜帶多貨，帆檣編字號，書姓名，免匪舟溷跡：均從之。尋以福建民多械鬥，由大族欺凌小族，疏請大戶恃強糾眾擬情實，小戶被欺抵禦擬緩決。刑部擬駁，上諭曰：「福建械鬥最為惡俗。士功乃欲以族大族小分立科條，是使械鬥者得以趨避其詞，司讞者因而高下其手。士功夙習沽名，宜刻自提撕，勿自貽伊戚！」

二十六年，廷璋劾提督馬龍圖挪用存營公項，命士功嚴讞。會奏龍圖借用公項，已於盤查時歸補，援自首例減等擬徒。上以龍圖敗露後始行歸補，且將登記數簿焚毀，又增舞文之罪，不得以自首論，因究詰出何人意，尋覆奏士功主政。上奪士功官，發巴里坤效力自贖。二十七年，廷璋奏閩縣民楊魁等假造敕書承襲世職，投撫標效力。上命巴里坤辦事大臣詰責士功，並令自揣應得處分，贖罪自效。士功輸銀贖罪，命釋回。旋卒。

子玉綸，二十六年進士，自檢討累遷兵部侍郎，督福建學政，复降授檢討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疆政首重宜民。紀督鑿井，反貽怨讀。喀爾吉善遂阻開礦、種樹之議，興利誠不易言也。雅爾圖、應階治水，斯盛治社倉，哲治治賑，才有洪纖，效有鉅細，要皆有益於民。蘇昌劾大吏，頗見風力，瑚寶等亦各有建樹。自古未有不盡心民事而可以稱善治者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